

辽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南齐书 梁书 陈书 魏书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南史 北史 旧唐书 新唐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 辽史 金史 元史 明史

文白对照 二十四史

精华

宋史（二）

主编 廖盖隆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杨业善恤士卒

业⁽¹⁾不知书，忠烈武勇，有智谋。练习攻战，与士卒同甘苦。代⁽²⁾北苦寒，人多服毡罽⁽³⁾，业但挟纩⁽⁴⁾，露坐治军事，傍⁽⁵⁾不设火，侍者殆⁽⁶⁾僵仆⁽⁷⁾，而业怡然无寒色。为政简易，御下有恩，故士卒乐为之用。朔州之败，麾下尚百余人，业谓曰：“汝等各有父母妻子，与我俱死无益也，可走还报天子。”众皆感泣不肯去。

《宋史·杨业传》

【注释】

(1)杨业：又名继业（公元？—986年），山西太原人。宋代著名的将领。(2)代：州名，治所在今山西代县。

(3)毡(zhān)罽(jì)：毛织品。

(4)纩(kuāng)：丝棉絮。

(5)傍：同“旁”。

(6)殆：几乎。

(7)僵仆：倒下。

【译文】

杨业没有读过书，但忠诚刚烈，英武勇猛，富于智谋。练习攻战，能与士兵同甘共苦。代州以北，天寒地冷，人们大多



穿上了毛织物，而杨业只披棉衣，坐在露天下处理军务，身旁不摆火炉。侍卫冻得差不多要倒仆地上，而杨业却怡然自乐，毫不怕冷。他处理政务简约平易，对待部下，多有恩惠，所以士卒乐于为他效力。朔州战败时，部下还剩百多人，杨业对他们说：“你们都有自己的父母妻子，同我一起死在这里没有什么益处。你们可以突围而逃，回去报告天子。”大家都感动得热泪奔流，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。

宗泽将军

金将兀术渡河，谋攻汴京⁽¹⁾，诸将请先断河梁，严兵自固，泽⁽²⁾笑曰：“去冬，金骑直来，正坐断河梁耳。”乃命部将刘衍趋滑、刘达趋郑，以分敌势，戒诸将极力保护河梁，以俟大兵之集。金人闻之，夜断河梁遁去。

二年，金人自郑抵白沙⁽³⁾，去汴京密迩，都人震恐，僚属人问计，泽方对客围棋，笑曰：“何事张皇，刘衍等在外必能御敌。”乃选精锐数千，使绕出敌后，伏其归路，金人方与衍战，伏兵起，前后夹击之，金人果败。

金将黏罕据西京⁽⁴⁾，与泽相持。泽遣步将李景良、阎中立、郭俊民领兵趋郑，遇敌大战，中立死之，俊民降，景良遁去。泽捕得景良，谓曰：“不胜，罪可恕；私自逃，是无主将也。”斩其



首以徇。既而俊民与金将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书来招泽，泽数俊民曰：“汝失利死，尚为忠义鬼，今反为金人持书相诱，何面目见我乎。”斩之。谓史曰：“我受此土，有死而已。汝为人将，不能以死敌我，乃欲以儿女子语诱我乎。”亦斩之。谓仲祖胁从，贷⁽⁵⁾之。

刘衍还，金人复入滑，部将张颢请往救，泽选兵五千付之，戒勿轻战以需援。颢至滑迎战，敌骑十倍，诸将请少避其锋，颢曰：“避而偷生，何面目见宗公。”力战死之。泽闻颢急，遣王宣领骑五千救之。颢死二日，宣始至，与金人大战，破走之。泽迎颢丧归，恤其家，以宣权知滑州，金人自是不复犯东京。

《宋史·宗泽传》

【注释】

(1)“金将”两句：兀术，即完颜宗弼，本名斡啜，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第四子。多次领兵攻宋。这里所说的渡黄河、攻汴京，当在靖康元年，即公元1126年。

(2)泽：即宗泽，今浙江义乌人，宋代名将。

(3)白沙：即白沙镇，在今河南中牟县西30里处。

(4)西京：北宋称洛阳为西京。

(5)贷：

宽恕。

【译文】

金将兀术渡过黄河，打算进攻宋旧都开封。众将官请求宗泽先拆掉河桥，整兵严加防守，宗泽笑道：“去年冬天，金军骑兵冲杀过来，正是因为拆断了河桥。”于是命部将刘衍赶到滑，刘达赶到郑，用来分散敌人的兵力，并且告诫众将要尽力保护河桥，等待大兵的集结。金兵听说此事，夜间拆断河桥逃走了。

二年，金兵从郑地抵达河南白沙镇，离开封很近，京城里的人都很害怕。他的部属官员前来问计，宗泽正在和客人下围棋，笑着说：“什么事这样惊慌，刘衍等人在外面一定能顶住敌人的进攻。”于是就挑出几千名精兵，命他们出城绕到敌人的后方，埋伏在他们的退路上。金兵刚刚跟刘衍接战。伏兵发起进攻，向他们前后夹击，金军果然吃了败仗。

金将粘罕占据西京洛阳，跟宗泽对峙。宗泽派步将李景良、阎中立、郭俊民领兵奔郑，跟敌人相遇，展开激战，阎中立战死，郭俊民投降，李景良逃跑。宗泽抓住了李景良，对他说：“不能战胜，罪过述可以饶恕；私自逃跑，就是眼中没有主将。”于是砍下他的头颅示众。接着，郭俊民同金将姓史的人和燕人何仲祖等人拿着书信前来招降宗泽，宗泽责备郭俊民说：“你失利而死，还可以为忠义之鬼，今天反而拿着金人的书信



引诱我投降，还有什么脸面来见我。”于是杀了他。宗泽对姓史的金将说：“我保卫这片土地，只求一死罢了。你做为别国的将领，不能以拼死战场来抵挡我，就想用小儿、女子的话语来引诱我吗？”也杀了他。宗泽认为何仲祖是随从，饶恕了他。

刘衍回军，金兵又进入滑州，部将张栻请求前去增援，宗泽选出 5000 兵交给他，告诫他不要轻易出战，要等待援军。张栻到滑迎战金兵，金军的骑兵是他的 10 倍，众将请求略微躲避一下敌军的锋芒。张栻说：“躲避危险而苟且偷生，有什么脸面再见宗公。”拼命战斗，死在这场拼杀之中。宗泽听说张栻危急，派王宣率领 5000 名骑兵去援助他。张栻死了两天了，王宣才到。王宣跟金兵大战，打跑了金兵。宗泽迎回了张栻的尸体，抚恤他的家人。让王宣暂且主持滑州军政事务，金兵从此不敢再来侵犯开封。

张浚忠心虑远

二十五年，复观文殿大学士、判洪州。浚时以母丧将归葬。念天下事二十年为桧所坏，边备荡弛⁽¹⁾；又闻金亮篡立⁽²⁾，必将举兵，自以大臣，义同休戚⁽³⁾，不敢以居丧为嫌，具奏论之。会星变求直言，浚谓金人数年间，势决求衅用兵，而国家溺于宴安⁽⁴⁾，荡然无备，乃上疏极言。而大臣沈该、万俟

高、汤思退⁽⁵⁾等见之，谓敌初无衅，笑浚为狂。台谏汤鹏举、凌哲论浚归蜀，恐摇动远方，诏复居永州。服除落职，以本官奉祠。

三十一年春，有旨自便。浚至潭，闻钦宗崩，号恸不食，上疏请早定守战之策。未几，亮兵大入，中外震动，复浚观文殿大学士，判潭州。

时金骑充斥，王权⁽⁶⁾兵溃，刘锜⁽⁷⁾退归镇江，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。浚至岳阳，买舟冒风雪而行，遇东来者云：“敌兵方焚采石，烟炎涨天，慎无轻进。”浚曰：“吾赴君父之急，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。”时长江无一舟敢行北岸者。浚乘小舟径进，过池阳⁽⁸⁾，闻亮死，余众犹二万屯和州。李显忠兵在沙上，浚往犒之，一军见浚，以为从天而下。浚主建康，即牒通判刘子昂办行宫仪物，请乘輿亟临幸。

三十二年，车驾幸建康，浚迎拜道左，卫士见浚，无不以手加额。时浚起废复用，风采隐然，军民皆倚以为重。车驾将还临安，劳浚曰：“卿在此，朕无北顾忧矣。”兼节制建康、镇江府、江州、池州、江阴军军马。

金兵十万围海州，浚命镇江都统张子盖往救，大破之。浚招集忠义，及募淮楚⁽⁹⁾壮勇，以陈敏为统制。且谓敌长于骑，我长于步，卫步莫如弩，卫弩莫如车，命敏专制弩治车。





孝宗即位⁽¹⁰⁾，召浚人见，改容曰：“久闻公名，今朝廷所恃唯公。”赐坐降问⁽¹¹⁾。浚从容言：“人主之学，以心为本，一心合天，何事不济？所谓天者，天下之公理而已。必兢业自持，使清明在躬，则赏罚举措，无有不当，人心自归，敌仇自服。”孝宗悚然曰：“当不忘公言。”除少傅、江淮东西路宣抚使，进封魏国公。翰林学士史浩议欲城瓜洲、采石。浚谓不守两淮而守江干，是示敌以削弱，怠战守之气，不若先城泗州。及浩参知政事，浚所规划，浩必沮之。浚荐陈俊卿为宣抚判官，孝宗改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。浚附奏请上临幸建康，以动中原之心；用师淮堧，进舟山东，以为吴璘声援。孝宗见俊卿等，问浚动静饮食颜貌，曰：“朕倚魏公如长城，不容浮言摇夺。”金人以十万众屯河南，声言规⁽¹²⁾两淮，移文索海、泗、唐、邓、商州及岁弊。浚言北敌诡诈，未当为之动，以大兵屯盱眙、濠、庐备之，卒以无事。

《宋史·张浚传》

【注释】

- (1) 荡驰：毁坏。 (2) 金亮篡立：指完颜亮杀熙宗完颜亶，自立为海陵王，迁都燕汴。 (3) 休戚：喜乐和忧虑。
- (4) 宴安：逸乐。 (5) 沈该、万俟卨、汤思退：皆宋臣，依附

秦桧而为党羽。(6)王权:宋朝将领。(7)刘锜:宋朝将领。(8)池阳:在今河南南阳市境内。(9)淮楚:当为地区名的统称,亦即两淮地区及湖南、湖北至四川巫山以东等地。(10)孝宗即位:宋高宗无子,于绍兴三十二年传位给赵匡胤七世孙赵昚(shèn)。昚字元永,高宗时立为皇太子。(11)降问:降低身份问。(12)规:当是“窥”字。

【译文】

绍兴二十五年,张浚官复观文殿大学士、洪州通判。这时张浚因为母亲亡去要回去安葬。想到二十年间天下被秦桧破坏,边界设备荡然无存,防守松懈;又听说金主完颜亮篡位自立为帝,将来一定发兵,自己是国家大臣,有义务与国家同哀乐,不敢拿办丧事做为一种推脱的理由,就写成奏章议论这时的形势。正赶上星辰变异朝廷征求直言,张浚认为,金兵几年之间,形势已经发展到取决于用兵争夺的地步,而宋朝却沉醉于安逸快乐之中,防守的设备荡然不存,就上书陈说。而大臣沈该、万俟卨、汤思退这些人见了,都说敌人还在初起没有衅端,讥笑张浚狂妄。台谏汤鹏举、凌哲提出让张浚到蜀地,恐怕动摇远方,诏令张浚再居永州。他脱掉了官服,丢掉了官职,以本官的身份供奉祠堂。

绍兴三十一年春天,有旨允许他自寻方便。张浚到了潭



州，听说钦宗死去，号啕大哭，连饭也不吃，给朝廷上书，请求早日确定战、守的策略。不久，完颜亮的兵大举进犯，朝野为之震动，朝廷恢复了张浚观文殿大学士，判潭州的职务。

当时，到处都有金兵，王权战败，刘锜退回到镇江，于是改命张浚判建康府兼任行宫留守。张浚到达岳阳，租船顶风冒雪前进，遇见从东边来的人说：“敌人刚刚火烧采石，满天烟火升腾，小心谨慎，不要轻易前进。”张浚说：“我奔国君父老的危急，只知道一直向前到达皇帝的所在地而已。”这时长江没有一条船敢靠北岸去的。张浚乘小船径直前进，过了池阳，听说完颜亮死了，剩下的金兵有两万多人驻扎在和州。李显忠的兵在沙上，张浚前往犒劳他们，全军看见张浚到来，以为他是从天而降。张浚到建康，立即发文给通判刘子昂办理行宫仪仗用物，请皇帝赶快到这里来。

绍兴三十二年，高宗皇帝到建康，张浚迎拜于道旁，卫士见了张浚，尽皆拜谢。这时的张浚，起于闲散，重新录用，风采已经消退了，军民都仰仗他担当重任。皇帝将要回临安，慰问张浚说：“你在建康，我就没有照管北面的忧虑啦。”张浚兼顾管制建康、镇江府、江州、池州、江阴军的军事。

金兵十万围困海州，张浚命令镇江都统张子盖前去援助，打败了金兵。张浚招集忠义之士，募集淮楚等地的健夫、勇



夫，令陈敏做统制官。他还认为，敌人的长处在于骑兵，我军的长处在于步兵，步兵战斗不如使用弓箭，弓箭手战斗不如使用战车，命令陈敏专门主持制做弓箭，修造战车。

宋孝宗即位，召唤张浚进见，表情严肃地说：“早就听说你的声名，如今朝廷所依靠的只有你张公呀。”赐给他座位，降低身份询问，张浚不慌不忙地答道：“君主的学问，以心为根本，一心一意合乎天理，还有什么事做不到呢？这里所说的‘天’，不过是指天下的公理罢了。一定要坚持小心谨慎地做事，让清明廉洁存在于自身，若这样，赏罚举动，就没有不得当的，敌人和仇家自然就会降服了。”宋孝宗面带惊恐地说：“我一定不忘张公的话。”授任他为少傅、江淮东西路宣抚使，进封魏国公。翰林学士史浩建议在瓜洲，采石修建城堡。张浚认为，不守两淮而守江干，是向敌人显示自己的软弱无能，涣散战守的士气，不如先在泗州建城。后来史浩参加政事，对张浚的一切规划，史浩都加以反对。张浚推荐陈俊卿为宣抚判官，宋孝宗改令陈俊卿和张浚的儿子张栻奔赴皇帝的驻在地。张浚附书奏请宋孝宗到建康来，借以感动中原的人心；再向淮堰地区用兵，向山东方面进发水军，以此做为吴玠的援助。宋孝宗见了陈俊卿等人，询问张浚的行动饮食和颜色，说：“我倚靠魏公像靠着长城一样，绝不允许轻浮的言辞乘间摇动。”金兵以十万



军兵驻扎在河南，声称要侵犯两淮，递来文书，索取海州、泗州、唐州、邓州、商州各地和这些地方的岁银。张浚提出，北部敌人奸狡欺诈，不该为他所动，把大兵驻扎在盱眙、濠、庐，防备金兵，终于没发生过什么事情。

岳飞被迫班师 精忠报国梦难圆

方指日渡河⁽¹⁾，而桧欲画淮以北弃之，风⁽²⁾台臣请班师。飞奏：“金人锐气沮丧，尽弃輜重，疾走渡河，豪杰向风⁽³⁾，士卒用命，时不再来，机难轻失。”桧知飞志锐不可回，乃先请张俊、杨沂中等归，而后言飞孤军不可久留，乞令班师。一日奉十二金字牌，飞愤惋泣下，东向再拜曰：“十年之力，废于一旦。”飞班师，民遮马恸哭，诉曰：“我等戴香盆、运粮草以迎官军，金人悉知之。相公去，我辈无噍类⁽⁴⁾矣。”飞亦悲泣，取诏示之曰：“吾不得擅留。”哭声震野，“飞留五日以待其徙，从而南者如市，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。”

方兀术弃汴去，有书生叩马曰：“太子毋走，岳少保且退矣。”兀术曰：“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，京城日夜望其来。何谓可守？”生曰：“自古未有权臣在内，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，岳少保亦不免，况欲成功乎？”兀术悟，遂留。飞既归，所得州



县，旋复失之。飞力请解兵柄，不许，自庐入觐，帝问之，飞拜谢而已。

《宋史·岳飞传》

【注释】

- (1)方指日渡河：岳飞大战朱仙镇后，兀术狼狈不堪，各路金兵连连败北。 (2)风：通“讽”，劝告。 (3)向风：闻风仰慕。 (4)噍(jiāo)类：会吃会喝的动物。此指活着的人。

【译文】

正当岳飞计日渡过黄河的时候，秦桧却想划出淮河以北的地方拱手让给金兵，并劝台臣下令退军。岳飞奏道：“金兵的锐气正受重挫，丢掉了全部军需物资，急急忙忙地逃过黄河，豪杰之士闻风归附朝廷军队，部队士卒效力听命，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，这个好时机绝不应该轻易地失掉。”秦桧知道岳飞的意志坚定，绝不会回心，就先奏请张俊、杨沂中等回朝，然后奏称岳飞孤军不可久留，请求命令让他退兵。朝廷一天下了十二道金字牌，岳飞愤恨惋惜地流下了眼泪，并向东方拜告道：“十年努力，毁于一旦。”岳飞退兵，黎民百姓拦住他的战马痛哭，并对他诉说道：“我们这些人顶着香盆、运送



粮草迎接官军，连金兵都知道这些事情。相公你撤军回去，我们这一代就不会有活着的人了。”岳飞也悲愤地哭了，拿出朝廷的诏书给他们看，他说：“我不能擅自决定留下来呀！”哭声震动旷野，岳飞停五天以等待百姓们转移，跟随他向南边去的人多如集市，他又赶紧奏请朝廷将汉上六郡的闲田安置他们。

是时，金兀术放弃开封退军而去，有一个书生拦住他的马说：“四太子你不能走，岳飞就要退兵啦。”兀术问：“岳飞用500名骑兵攻破了我的10万大军，开封城里日夜都盼他到来，为什么你说这里可守呢？”书生说道：“自古以来没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在外立功的，岳少保连自身都不能保，更何况想让恢复的大业成功呢？”金兀术顿时醒悟，于是就留了下来。岳飞撤回军队以后，他所收复的州县，又重新丢失。岳飞坚决请求解除兵权，朝廷不答应，岳飞从庐进见，皇帝慰问他，他只有拜谢而已。

余玠招贤兴西蜀

玠⁽¹⁾大更敝政，遴选守宰，筑招贤之馆于府之左，供张⁽²⁾一如帅所居，下令曰：“集众思，广忠益⁽³⁾，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。欲有谋以告我者，近则径诣公府，远则自言于郡，所在以礼遣之，高爵重赏，朝廷不吝以报功，豪杰之士趋期立事⁽⁴⁾，今



其时矣。”士之至者，玠不厌礼接，咸得其欢心，言有可用，随其才而任之；苟不可用，亦厚遗谢之。

播州冉氏兄弟玠、璞，有文武才，隐居蛮中，前后阉帅⁽⁵⁾辟召，坚不肯起，闻玠贤，相谓曰：“是可与语矣。”遂诣府上，玠素闻冉氏兄弟，刺⁽⁶⁾入即出见之，与分庭抗礼，宾馆之奉，冉安之若素有，居数月，无所言。玠将谢⁽⁷⁾之，乃为设宴，玠亲王之。酒酣，坐客方纷纷竞言所长，璉兄弟饮食而已。玠以微言⁽⁸⁾挑之，卒默然。玠曰：“是观我待士之礼何如耳。”明日更辟别馆以处之，且日使人窥其所为。兄弟终日不言，惟对踞⁽⁹⁾，以垆⁽¹⁰⁾画地为山川城池之形，起则漫⁽¹¹⁾去，如是又旬日，请见玠，屏人曰：“某兄弟辱⁽¹²⁾明公礼遇，思有以少裨益⁽¹³⁾，非敢同众人也。为今日西蜀之计，其在徙合州城乎？”玠不觉跃起，执其手曰：“此玠志也。但未得其所耳⁽¹⁴⁾。”曰：“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，请徙诸此，若任得其人，积粟以守之。贤于十万师远矣。巴蜀不足⁽¹⁵⁾守也。”玠大喜曰：“玠固疑⁽¹⁶⁾先生非浅士，先生之谋，玠不敢掠⁽¹⁷⁾以归己。遂不谋于众，密以其谋闻于朝，请不次⁽¹⁸⁾官之。诏以璉为承事郎，权发遣合州，璞为承务郎，权通判州事……卒筑青居、大获、钓鱼、云顶、天生凡十余城，皆因山为垒⁽¹⁹⁾，晷布⁽²⁰⁾星分，为诸郡治所，屯兵聚粮为必守计，且诛溃将以肃军令。又移金戎于大获，以护蜀口。



移沔戎于青居，兴戎先驻合州旧城，移守钓鱼，共备内水⁽²¹⁾。移利戎于云顶，以备外水。于是如臂使指⁽²²⁾，气势联络。又属嘉定俞兴开屯田于成都，蜀以富实。

《宋史·余玠传》

【注释】

(1) 玠：即余玠(jiè)，字义夫，湖北蕲春人。于南宗淳祐时任淮东制置副使，四川安抚制置使。

(2) 供张：指帷帐等陈设之物。

(3) 集众思，广忠益：意即“集思广益”，集中众人的心思和采纳各种有利于国家的意见。

(4) “豪杰之士”句：豪杰，才能出众的人。趋期，跟着形势的要求。立事，做出贡献。

(5) 阃(kǔn)帅：将帅之职。

(6) 刺：名帖。

(7) 谢：以辞相问，此请教之意。

(8) 微言：精微之言。

(9) 对踞：相向地蹲着。

(10) 垩(è)：白土。

(11)

漫：抹掉。

(12) 辱：谦词，屈辱。

(13) 裨盖：有所增益。

(14) 得其所耳：得到适当的位置。

(15) 不足：不

难于。

(16) 固疑：本来估量。疑，通“拟”，估料。

(17) 掠：掠功为己有。

(18) 不次：不限于等次。

(19)

垒：堡垒。

(20) 碁布：像棋手一般分布着。碁，“棋”的异

体字。

(21) 内水：蜀以涪江为内水，以岷江为外水。这里

意指内水、外水的方面。(22)如臂使指:像胳膊使唤手指一样自如。

【译文】

余玠到蜀后大力改革弊政,慎重选拔人才任郡守县令,在官府旁修建招贤馆,馆内的陈设完全同主帅的住所一样,他下令说:“集思广益,是诸葛孔明用来治蜀的好方法。谁如有计策想要告诉我,在近处的就直接来到公府,远处的可自行到所在郡去谈,所到之处都要以礼相待他们,朝廷是不吝惜用高爵和重赏来酬报的,豪杰之士应当随着形势的要求建功立业,现在正是时候了。”士人到来后,余玠不厌其烦地以礼接待,他们都得到他的欢心,所提建议如可以采纳,就按他的才能予以委用;如果不能采纳,也以厚礼赠他以示感谢。

播州地方,有兄弟二人叫冉璘、冉璞的,都有文武之才,隐居在少数民族中,前后几次被军队将领征召,不肯出来,后来听说余玠是个贤人,便相互商量说:“可以和他谈谈。”于是他们来到公府通名请见,余玠平时听说过冉氏兄弟,一看名帖立刻出迎,以平等的礼节接见他们,然后让他们住在宾馆里。冉氏兄弟也很坦然地住在宾馆里,像平常一样。过了几个月,没有说什么话。余玠准备去请教,于是设宴招待他们,余玠亲自主持。酒喝得正畅快的时候,在坐的客人纷纷争着讲说自己